

文旅≠文化

陈保平

近年来,各地文旅事业搞得红火,文旅项目一个接一个,既满足了老百姓娱乐休闲需求,又拉动了消费,这当然是好事。

但现在有些地方对文旅的理解似有些偏差,以为只要挂一个类似博物馆的牌子就是文旅了;墙上挂些名人字画就与文化沾边了。这是不是有点把文化看轻了?

某地有个华君武漫画馆(华老祖宅),曾陈列过上百幅漫画家不同时代的漫画。这位漫画大师对社会百态惟妙惟肖的刻画,尤其对不良风气、官僚主义的批评可谓鞭辟入里,常常让人拍案叫绝。可惜现在墙上的画都没了,看画成了让人凑在眼睛里看的“西洋镜”形式。这还能叫“漫画馆”吗?

类似这样文化含量降维的文旅项目,其实还有不少。有些地方并没有很好地保护历史建筑,也没有深挖地方的历史底蕴,随便搭几个仿古建筑,挂几串红灯笼,摆几样网红小吃,弄一个毫无创意的“我在某某地方等你”的打卡地,就称“古风古镇”。更有甚者,随便编一个莫须有的传说,造一个假文物,就包装成“文化景点”收费。这种以拙劣文化敛财的做法,其实是在消耗文旅产业的长久生命力。

还有一些景区,本来是有文化内涵的,但组建者舍弃了本身的历史人文故事,也不重视当地非遗技艺的传承,反倒花大价钱做一些浮夸的灯光秀,造一堆与自然景观很不相称的雕塑。游客逛完一圈,除了拍几张照片,并没有吸收到文化的营养。

我们国家历史文化源远流长,东西南北文化融合色彩斑斓。可以说,只要静下心来,好好挖掘、整理、打磨,每个地方都可以摒弃千篇一律,做出独特的文旅。中国审美讲究内敛、含蓄,古人说:“不著一字,尽得风流”,这才是真正高的美学境界。以这样的美丽文化去提升文旅,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大空间?



世界万象

2013年10月31日,墨脱公路通车仪式在冈日嘎布山南坡海拔约2100米的西藏自治区墨脱县达木乡波弄贡村举行。

墨脱公路起点为林芝市波密县县城扎木镇,终点为墨脱县城墨脱镇,所以墨脱公路又叫扎(木)墨(脱)公路,墨脱镇是我国最后通公路的一个县城。

在墨脱县及其周边,大致以马蹄形大拐弯的雅鲁藏布江为界,江南属喜马拉雅山东段(主峰海拔7782米),江北属念青唐古拉山(主峰7111米)以西属冈底斯山脉东段郭喀拉日居山(主峰6288米),以东属冈日嘎布山(主峰6882米),受喜马拉雅山、冈日嘎布山等重雪山峻岭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(包括其支流帕隆藏布峡谷)的阻隔,历来墨脱的交通闭塞,被形容为高原孤岛。

从20世纪70年代起,西藏交通部门组织力量多次修建该路,终于在1993年10月将初具公路雏形

的“毛路”打通至墨脱县城,实现了公路初通,并有一辆卡车开进了墨脱。但由于泥石流、滑坡和山洪等自然灾害,使初通的公路很快就大段被毁,开进墨脱的卡车再也没有开出来。

2010年12月,全长

墨脱,隐秘的莲花

葛水平

3310米的嘎隆拉隧道顺利贯通,从此避免长达半年之久的大雪封山、雪崩等灾害对公路交通的影响,使被茫茫雪山阻隔的墨脱人得以与外界交流。

在此以前,墨脱需要的各种物资,一是在有限的时间段内通过勉强通车的扎墨公路运进;二是从米林县派镇(海拔2950米)由人力肩背和马帮驮运,经过多雄拉(4221米),翻越喜马拉雅至墨脱。

墨脱虽近在咫尺,却是遥不可及的地方。

去墨脱路经嘎隆拉冰川侧蚀垄时,站在上面能清晰地听见冰川撕裂的

“咔嚓”声,如果你不小心激动一下,清鼻涕会挂在嘴唇上结成冰凌。

站在侧蚀垄上观察冰川的弧形拐弯,感觉更壮观。扎墨公路就从冰川弧形拐弯顶端的侧蚀垄边缘通过。8月份和5月份进入墨脱大不一样,冰川雪水滋润的高山湿地水草茂盛,牛群散落在茵茵的地皮上吃草。

24K实际上是墨脱县在这里设置的一个接待站,主要为翻越嘎隆拉或进出墨脱的人员服务。

沿途有三个高山湖泊出现在眼前,这就是嘎隆拉山顶冰雪融化形成的冰湖,当地人称为嘎隆拉天池,像三颗晶莹透亮的蓝宝石镶嵌在山间,公路在它们边上牵肠挂肚般环绕。

这是三个冰碛湖,为冰川末端消融后退时,嘎隆拉冰湖挟带的石块砂砾在地面堆积成的四周高、中间低的积水洼地。无法表述,时间在此刻隆重地盈满,由倒映的湖水能看



搬家方觉东西多 断舍从此烦恼少

(中国画) 李知弥

见远处的山坡上正发育着的悬冰川。

嘎隆拉隧道打通后,进出墨脱再也不用翻山了,可惜路人也与山顶的冰湖等美景失之交臂了。

由于嘎隆拉隧道(扎木端高程约3780米,墨脱端约3650米)的贯通,从24K到52K距离缩短了约20公里。进入墨脱后的另一个感觉就是瀑布多,有的路段瀑布高悬在公路上方,汽车直接穿越瀑布通过。

夏天,嘎隆拉山古冰川U形谷中的52K段,驻扎在此的公路抢险队



马帮

仅吸人的血,也吸牲畜的血。马要吃草,灌木草丛中蚂蚱多,蚂蚱很容易跳到马的身上。马的皮毛,蚂蚱就找马身上皮薄的地方吸血。

夏天结束,雨季过了,基本不再有泥石流等山地灾害,可以进山进镇,但是嘎隆拉与多雄拉又大雪封山了。

墨脱的蚂蚱为旱蚂蚱,主要生活在草和灌木的叶子上。墨脱的蚂蚱外表暗绿色,大的身长有3至4厘米,一弓一张地行走,也会一弓一张地弹跳,雨后特别多。蚂蚱没有吸血时,像一根牙签粗细,吃饱血后,最大的可有人的小指般粗。叮上人体吸血时,它会先分泌一种蚂蚱素,既有麻醉作用,让人感觉不到被叮,又有稀释血

液稠度的作用,便于它吸食。蚂蚱素能破坏凝血酶,使血液的凝聚力显著降低,即使蚂蚱吸血掉下来,创口还会好长时间流血,所以它对血小板低的人危害更大。蚂蚱身体柔软,拿在手里软绵绵的。它富含胶质,韧性很强,研究人员曾用协助工作的门巴人的腰刀去切割蚂蚱,但使劲切也没有切断。

崎岖的山路上,马帮作为一种运输工具,如今仍然是不可缺少的。说到马帮,又让人想起了蚂蚱。蚂蚱不

世间生灵承载苦难的坚韧之力,向来远胜于人类体察幸福的先天本能。我们总在现世的安逸里权衡得失,纠结利弊,却往往漠然无视:绝境之中,万千生命正默默负重,于苍凉里隐忍自持,孤勇前行。

墨脱藏语意为隐秘的莲花,因外人难以到达,对其了解不多而被称为隐秘的花朵。天降苍芒,也恰在它的深处,戛然而止。

有一个《在外互助父母公约》在互联网上悄然兴起。

《在外互助父母公约》得益记

孙贵颂

我与老妻两人,去东北自由行。那天下午,我们从哈尔滨站抵达长春西站,正值薄暮时分。出站时,我拖着一个大行李箱,上一个斜坡,稍显吃力。这时,一对恋人见到,立刻上前帮忙。我俩表示感谢,告诉他们俩所订的旅馆。这对恋人听后,执意要当向导,送我们去住宿的地方。因为要穿过一家万达超市,超市有多个进出口,他们担心我们走冤枉路。我们婉拒,但不行。女生说:刚吃过晚饭,正好散散步。遇到上楼梯时,男生非要给我提行李箱。一直把我俩送到酒店附近,他们才离开。

这使我想起了开头提到的《在外互助父母公约》。一些热情的年轻人自发组织,发帖呼吁“这一次我帮助了你的爸妈,有可能之后你会帮到我的爸妈”。这份《互联网公约》,没有签字盖章,没有第三方公证,也没有失效日期,全凭大家自觉自愿,而且正被无数的年轻人默默地践行着。我虽然没有来得及问那对恋人,是否加入了这个公约组织,但我想,他们已经从思想上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,而其善行足以证明。当“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”形成一种风气,这个社会就走上了良性循环,会变得越来越美好。

多年前,曾有一次日本之行。一天晚上,与同伴出去买东西,在一家私人小

乎一半。正好旁边有一大青年,我凭直觉,认为她是中国人,冒昧一问,果然是。我请她帮忙看一下那个护肤品的价格,她告诉我,对的。又拿着那件东西,去与老板娘核实。我与同伴高兴地买下。那位女青年,直到我们结完账,互道“再见”,才离开了商店。

还有一年,我与朋友去香港旅游。那天晚上,我们想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,那时手机还没有导航功能。好在香港多为华人,语言交流没有障碍。下了公交车,一打听,到维多利亚港湾,需穿过一条隧道。我们到达隧道口,又向一群学生模样的人询问,他们认真地告诉我们如何走。道谢之后,我们继续前进。这时,前边多了一个小伙,正是刚才向他问路的那位。我挺好奇,快走两步,赶上问他:“你也是去那边吗?”岂料小伙答道:“不是。我是给你们带路。”我好感动。赶紧阻止他的脚步。告诉他,我已经知道怎么走了,请你不要再往前走了。他这才调转方向,往回返。

这几件事情,发生时间或近或远,与《在外互助父母公约》对比,十分恰切温暖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”年迈体弱的人,出门在外,如果能够享受到如子女般的人的照顾与关爱,该是多么轻松与幸福。



莲花

一纸侨批半生缘,红棉橄榄寄余生

姚忠礼
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不是简单的乡土温情叙事,而是以下南洋的时代浪潮为底色,写尽一场似是两小无猜、却被命运抛掷异国他乡的宿命牵绊,更雕琢出两位女性跨越山海、相守半生的命运共同体人生。故事缘起年少青涩的羁绊,郑木生与叶淑柔曾是俗世里懂懂相依的知己,本该相守故里,却被时代洪流裹挟,一人远赴南洋漂泊谋生,一人留守潮汕故土静守守候。命运的意外猝不及防,木生客死异乡,从此阴阳两隔。而谢南枝的出现,成了这段破碎缘分里最温柔的承接。

影片最惊艳的落笔,是南国女性谢南枝的人物塑造,落笔极准,刻画得真好。她生在南国、长在异乡,骨子里藏着潮汕女子独有的柔韧与赤诚。初时是南洋安稳度日的少女,遇落魄同乡便心生恻隐;木生离乡后,她以一纸侨批代笔,模仿字迹、遥寄家书与银钱,一守便是十余年。她背负着善意的谎言,独自扛起两份牵挂,隐忍不诉委屈,温柔自带锋芒。她不依傍世俗情爱,不困于流言纷扰,以一己信义撑起一个远方家庭的安稳,活成了南国土地上静默生长、风雨自安の木棉树。

整部影片的情感高潮,定格在两位阿嬷老来相逢的瞬间。半生隔山海,半生藏心事,当岁月磨平年少棱角,白发苍苍的两人终于相对而立,所有的误会、牵挂、隐忍与感念,都不必言说,尽在眼底

心头。而红棉花与橄榄的意象加持,更让这场相逢拥有了极致的东方美学与宿命深意,堪称全片最绝美的象征。

红棉是南国英雄花,灼灼盛放,而橄榄青绿内敛,入口青涩,细嚼则满口回甘:半生不明真相,半生默默等待,日子清苦平淡,却因心底一份念想,熬出了岁月的温润回甘。

红棉映赤诚,橄榄藏温柔,一红一青,一热烈一内敛,刚好对应两位女性的人生底色,也隐喻她们相融共生的命运羁绊。她们本是陌路之人,却因一场意外、一纸书信,成了彼此岁月里最珍贵的依靠,超越世俗情爱,成就一份相知、相怜、相护的女性情谊共同体。

说起东北,很多人都知道有个词:白山松水。这里的白山专指长白山,松水呢,则是松江水——松花江的水。

来过东北的人还会知道一个特殊的地方,这个地方是全国唯一省市同名的城市,吉林省吉林市。这座城市放在全国版图算不上大,但它是我的家乡,所以在我心里它很大。这座城市一年有小半年都是冬季,但是从我生下来,就有一条四季流淌的江水昼夜不息,守护我哺育我。所以在我心里,它很母性,也很美。

它的美跟绕城而过的一江水脱不了干系。

松花江从长白山奔涌而下,谁也不知道它到底多老了。人有“贵庚”,松花江没有。松花江这个名字也是后起的。用满语说是“松啊察里乌拉”,也就是“天河”之意。天河,天上来的河、从天而降的河,好生浪漫。实际追溯起来,东晋至南北朝时,这条“天河”的上游叫速木水,下游叫难水。隋唐时候变了,

上游叫粟末水,下游叫那河。到了辽代,全河上下游同名,叫过混同江、鸭子河。金代又分开了,上游叫宋瓦江,下游叫混同江。元朝时上、下游统称宋瓦江。松花江是明朝宣德年间开始叫的,沿用至今。

我只讲它叫松花江以后,在吉林这地界的所见所闻。

它见过最兴盛的木帮和最美的“木都水乡”。松花江以“S”形绕城而过,是运输木材的天然水道。自清朝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,年年有大批原木顺江而下,让这里出现了“木都水乡”的时光画卷。

它见过鱼鹰捕鱼。鱼鹰也叫鸬鸟,鸬鸟捕鱼是清末民初“闯关东者”带来的捕鱼方式。闯关东的人们还带来“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”,年复一年,这里成了黑土鑫金的“大粮仓”。

它见过哥特式天主教堂的从无到

有。天主教堂1912年动工,1926年竣工,占地6449平方米。全教堂由14根高大石柱支撑,窗户皆为彩色玻璃,上绘花卉、人物,并以铅条镶嵌,十分华丽优美。天主教堂历经岁月,早已是这座城市的地标之一。

它见过丰满水电站落成后再也不冻的江水和

水畔洁白如仙境的雾凇。零下二三十度的松花江,江面上的雾和天空里的雾默默拉扯,看上去像在对饮。它们萦绕盘旋,带来数千只振翅齐飞的绿头鸭,也带来阳光下闪烁水银般光泽的人间奇景,雾凇。

它听过吉敦铁路第一列火车啸驰大地、翻越山岭、凌驾江水的放歌声;听过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”的苍凉凄怆;见过抗联的艰苦,也见过保家卫国的顽强勇毅;见过国家“一五”计划期间156项工程中重要的化工项目“三大化

的建成;见过打牲乌拉、水师营,也见过工厂林立、工业城的白烟直冲天际。

它见过最大的鲟鱼、康熙帝的开江鱼宴、作为贡米的乌拉街白小米;也见过加了把蒿的炖江鱼、老字号的糕点、馅饼、锅贴、白肉血肠,还有铜锅烧炭火的乌拉火锅。

它见得,我讲不完。从城市里流过的江水,和一直在山野林间游荡的江水,它们的阔朗和秉性是不一样的。松花江自东南向西北,在我的家乡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古老和现代,可它始终没有忘记作为一条江的本分——它哺育了我,哺育了我的先人、我的后人。它浇灌着我的生命之根,让我成为一个根系葱茏的人。这是我的幸运,这也是我家乡人的幸运。



十日谈

博物馆日遇见旅游日
责编:殷健灵

在秦岭独有的生态博物馆,沉浸感受自然肌理,体悟山林深意。